



紫桃留香是春风

照在生命里的春光

阳春三月，闲适的风扑打着明亮的草坪，春天在每个夜晚数着她的花朵。杏花开了，梨花白了，桃花在枝头抱着香蕾，妩媚中略带矜持，欣欣然打量着这个全新的世界。

鲁山县熊背乡大年沟的春天，是以桃花盛开为标志的，因为她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，比其他地方迟开了一个星期，于是就延伸了古城的春色，像是被刻意安排了一样次第开放。

环顾大年沟的山形地貌，犹如一处玲珑的盆地，四周群山环抱，一条小河欢快地流淌，这个世代以种桃和农耕为生的鲁山县熊背乡，和许多的农人一样，他们靠山吃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沿着古老的耕作方式，倒也舒适安逸。可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，大年沟的田地逐渐荒芜，民心在村魂在纠结中博弈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乘着建设美丽乡村的春风，在村“两委”的带动下，村民在山地丘陵上遍植桃树，“大年沟血桃”已成为鲁山县熊背乡的特色产业，入选全国“一村一品示范村镇”。

走出金锁铁关的寒冬，疫散花开，与春天撞了个满怀。而桃花作为其灵秀婉约的点睛之笔，绽放了物华的神韵。那一树树粉红的娇艳，突兀在苍茫的坡岭峻岭，盛开在郊外的阡陌田畴，点缀在农家的门前屋后，一簇簇绯红，一枝枝嫣粉，一朵朵浅绯，氤氲成一层轻烟似的云霞翻腾着、飘逸着。

柔美的桃花虽没有牡丹富丽，但她一样有生命的追求，其色彩绚烂旖旎，在我的字典里竟找不到一个恰切的词汇形容她的多姿多彩，只能勉强用美轮美奂来表达心中的惊艳。满树和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，她们根据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丹彩，野毛桃的花色最浓，红得可心，美得娇艳，就像村姑的浓妆憨态的妩媚，油桃的花色如绛红的晚霞，扯出缕缕的思绪，给人无限的遐想，水晶桃的花色仿佛是少女挂在树上的香纱，飘逸着玫红的相思，血桃的花色反而清浅，如绯红的轻烟婉约着淡淡的离愁。

明明是春天，走进大年沟竟有甜桃的香味丝丝缕缕地萦绕。田园的主人告诉我，这是桃树的木香，桃花的清幽也是从桃树的木香里透出来的。所以，大年沟的四季都弥漫着这种淡雅的香气。

大年沟的桃树是经过人工修剪的，豪横遒劲的树桩老皮皴裂泛着苍墨的黛色，生命的年轮却焕发着油嫩明丽的新枝，呈蘑菇状向四周延伸，亭亭如盖，炫炫若翠。如果巧遇了桃花细雨，无论哪一棵桃树都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天然花伞。

漫步桃林，我和随行的村委会主任攀谈起来。大年沟历史的名字叫“打年沟”，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山沟野毛桃遍地丛生，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，可每逢年关年兽就来侵袭骚扰，村民纷纷逃离，只有桃花父女无力迁徙，在崖壁上搭了个窝棚躲避灾祸。有一天，一个白发白须的仙翁带了个俊朗书生路过此地，见这里山清水秀却了无烟火，问明了情况，仙翁就画了桃符插在门上，在除夕的星辰里噼里啪啦地摔响爆竹，从此赶走了年兽。青年才俊和桃花姑娘结了亲，打年沟的炊烟又在桃花坞上袅袅升腾，屡屡不绝。

真没想到中华民族传统的春节习俗，在这里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。与同伴穿行花海，有片片落英沾衣留香，似有嘤嘤花语在耳边轻啾：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……是啊，难道你也在这里……曾几何时，我们相约三月桃花开，多少个桃花争艳，落红成阵，每一次桃花树下的相遇也亦物是人非，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起风的地方，依然有桃花飘香，然而，春风依旧的桃花还是曾经的那一朵吗？

双飞燕子几时回？两岸桃花蘸水开。仿佛每一朵花都在绽放着爱的名义，每一寸光阴都涂染着爱的色彩，隔着一枝桃花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湛蓝的天，柔美的风，嫣然的花，婉约的人，岁月的枝头上，晾晒着生命的诗歌，心中的爱意一寸寸滋长。

桃花之美还在于她生命的精致和结局的圆满，她绝不开败花，每一个花蕾都孕育着一颗果实，正如大年沟的村民绽放着实干兴邦的美德。

此刻，漫步桃林深处，透过十里花海，仿佛看到了缀满枝头的果实。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着大人们进山，坐在毛桃树下，一个个熟透的桃子洋溢着明丽的光泽，咬上一口，绯红的桃汁浸入心脾，几多欢愉从毛孔里渗出，酣畅如熏，痛快淋漓。那一片间杂了苦楝子的野桃林，摇落了多少少年时光，润泽了多少儿时梦想，丰盈了多少童年饥寒的岁月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是馨香无比。

“桃花嫣然出篱笑，似开未开最有情”，少年的记忆里也有那么几棵桃树疯长在诗意的田园。折枝插花是小女子尚美的情调，精心挑选几枝开满了花赶趟似的枝条，插在灌满水的瓶子里，放在书桌上或者妆镜旁，便拥有了整个春天。

赏花归来香满袖，但凭春色长精神。我知道，世上越是美好的景致也越是稍纵即逝，正如这明媚的春光，而我能留住的，恰是此刻的感动，于我便足矣。

● 曲今敏

这个闭门避疫的春天，原想要错过花期了，不料在解禁之后，那花开得弥天漫地，香艳得不像话。走在桃红柳绿的浅山低岭，走在各色花喧腾得认不全、数不清的广场、公园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思念的却是简素的乡野之春。薄薄的杏花春雨，连带着蓝莹莹的婆婆纳，笑眼眯眯的紫花地丁，清丝丝渗透人的五脏六腑……

迷醉于踏春赏花的人不会知道，春风在麦地里打滚儿，麦苗扑啦啦打着脚牌儿，会给锄麦人带来怎样的欢愉。锄头划开松软的壤土，“嚓”一声切断草根儿，也切断了土壤里粗粗细细血管一样的沟隙，真是捧在手里舍不得丢的壤土，那是土壤和秸秆喂出来的好土啊。

冰消雪融的日子，往水塘里扔一块坷垃，荡漾的波纹让树的影子弯曲变形，水光晃动着人的眼眉，将嫩芽始发的春天深深地投射在少年的心里。清水带着阳光照着毛茸茸的柳穗儿，那味道真香。

春芝麻苗的细梗，春玉米苗尖尖的耳朵，棉花苗柔嫩的身腰，还有红虾米一样的苋菜芽儿，头顶两片叶子的葵花，它们得风得雨，扑棱开，就是厚实得不透风的夏；开花结子，就是沉甸甸压塌地皮的秋。

那个生长着树木花草，被东南风不停地吹刮着的小村落，有许多细微的事物，被我存放在心里，又醇厚，又温良。

近门大嫂和穆桂英同姓，名叫振坤，却是个身高刚过1.5米的细白女子。春暖花开的日子，她在两棵枣树之间扯根绳，晒棉衣，晒被子。大枣树刚发芽，我站在稀稀朗朗的树阴里，看着她进进出出，被子厚大，人瘦小，活脱就是刚破土的绿豆芽子顶着壳儿。细长的脖子被太阳晒着，随时都会挺不住要耷拉下来的样子。

我们站在太阳地里说闲话。大嫂的娘家是大财主，县城里开着医馆和中药铺子。16岁那年，土匪绑了她18岁的哥哥，讹诈钱财不成，就擗栗，血淋淋地扔进正堂院，爹爹气死，娘上吊寻了无常……

“血腥气混合着生白布的味道，我啥时候都不会忘。”16岁的小娃娃一夜之间长大了。她埋葬了亲人，遣散了家丁，收拾细软，投奔在队伍里喂马的表哥。表哥牵线，一脸黄毛未褪的她，嫁给了年过半百的师长做小。从此，穆万芳变成穆振坤，跨马走天下。最终如愿以偿，大仇得报。

后来，那个师长跑去台湾，没带她。再后来，经人说合，她改嫁给我的近门大哥。41岁那年，她为大哥生了一个女儿。一家三口，和和睦睦过日子。小女人爱干净，总是把屋里院里打扫得大风刮过一样，庄稼人的鞋袜，也洗刷得黑是黑白是白的明净。

那天，我们站在大枣树底下，晾开的棉被可劲儿吸着太阳味儿。喜鹊和黄鹂鸟在树上飞来飞去，清脆的叫声洒落在前后左右，大嫂的头发黑黑的，眼睛喜盈盈，那个春日真美。

大哥哥宅子大，出门向南百十米到大坑边儿，从东到西六十米，栽一溜儿登刺篱笆与大路隔开，这么大的地场都是他家的。除了榆树、椿树、洋槐树，最招眼的是一棵三人搂不住的大杏树，和坑沿儿上的五六棵桃树。

晚唐罗隐有诗：“暖气潜催次第春，梅花已谢杏花新。半开半落闲园里，何异荣枯世上人。”当时年少，也没听说过唐诗，等到我能读唐诗的时候，那棵大杏树因为一场大洪水村人搬迁，不复存在。

当年，围着杏树，东边是一亩多大的菜园子，西边是半亩多的一大片荒园。黄蒿、艾蒿、狼尾巴蒿、益母草、臭花菜，东一片西一片，长到一米多深。伏在地皮上的是青苔，还有蒲公英、荠荠菜、婆婆纳什么的。园子里不会飞的是蚂蚁、蚯蚓，会飞的是蝴蝶、蜜蜂、花豆娘，那里曾经是孩子们多么美妙的乐园。

记忆中，一树杏花薄如烟，先粉后白，片片落下如雪。杏花飘落

时，两三个豆蔻年华的小女儿，坐在树下纳袜底儿，辑鞋口儿。大家说说笑笑，心思和话语都忽闪着翅膀……

乡野里的春天温柔细碎，亮眼又过心。且不说顶着霜雪长出来的荠菜碎叶如剪，毛茛和蒿蒿，带一身绒毛，拱得人手心儿软软地发痒，满心都是欢喜。毛妮菜和面条菜就不去说它了，野荠菜棵大叶肥，还有小刺儿，清辣的味道染在指尖上，难以言说的惬意。

豌豆的柔弱是终生的。细细的秧苗起身，胳膊窝儿里开花儿，打卷儿的须儿和花相映，风过处，抖动着一汪一汪的明媚。如果没有大麦撑着，它们你挤我挨伏身田垄，茎蔓上结着成对儿成串儿的豌豆荚，一眼没看见，就饱满得晒手了。

和豌豆秧相关，还有个典故：清代末年，村里出了一位曹姓贤人。他家中一贫如洗，就因为生得聪明，被邻村的大户人家选中，给少爷当伴读。荒寒的春日，念书念到中午，他就假装回家吃午饭。走到半路，拐进地里采豌豆秧的嫩尖儿吃。吃过之后，凑着地边的水沟，把嘴里的清气洗漱干净，下午接着读书。这伴读郎长大后成人后，开馆授业，惠及乡里，至今还被人口口相传。

春天是柔弱的，也是强韧的，可谁要是忘记了草芽子能拱透人类头盖骨这档子事儿，那是很可惜的。

春天来了

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经历了这个漫长的严冬，春天还是如约而至。

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天，她来得特别地迟缓，特别地艰难。庚子年初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像凛冽的寒风裹着阴霾按下了季节的“暂停键”。

这是一个格外孤独和空旷的春天。在这个春天里，有多少人隔窗远望，希望能揽春光入怀；又有多少人梦里相约，扑入她和煦温暖的怀抱。

纵然是疫情肆虐，春天在季节的跋涉里遇到了困难，脚步迈得如此艰难，但人们始终没有动摇对她的信念，期待她的到来。无数的人在为她祈福，无数的人在用生命守护她的笑容。那一个个白衣执甲的战士，那一双双在护目镜后闪亮的眼眸，那鼻梁和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压痕，那一道道布满疹斑的双手，那一滴滴流淌在防护服里的汗水……还有那隔空的拥抱、攥紧的拳头、铮铮的誓言、红灯笼般按满指印的请战书，温暖了这个季节，唤醒了沉睡的春天！

春天来了。翻越寒冬，越过枯草荒原。杏花儿开了，桃花红了，梨花白了。金灿灿的油菜花成片成片

地蜂拥而来，淹没了村庄，漫过了山岗，与绿色的麦田交相辉映，把人们的心浸润得春意盎然。春天以她明快的节奏，编织着一段锦绣华章，在神州大地上涂抹着鲜艳的生气，与欢呼的人群一起，迎送着一个个凯旋的勇士，把原本平淡的时光装点得生机勃勃、绚丽多彩，轻诉一切关于春天的故事。

春天来了。踏上外出务工的旅途，复工汽笛此起彼伏；走进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冬小麦除草、施肥、喷洒农药，到处一年好景看春忙；村旁的塑料大棚里，承包户开心地采摘着新鲜的蔬菜，打包、外运，脱贫有了支撑，致富有了门路；建设工地上，塔吊高耸，车辆穿梭，机声隆隆，工人们一个个信心十足。身边的商铺开门迎宾，货源充足；菜市场里，戴着口罩的人们虽然话语少了许多，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，让心安的人们笑逐颜开。你看，那片油菜花田里，成群的蜜蜂“嗡嗡”叫着正忙着采蜜。地头，驻村干部和村组干部抗疫不忘抓生产，正在规划着新年的产业项目……

春天来了！带着温暖和欢悦，也带着希望和幸福！雾霾散得无影无踪，两朵流云嬉戏着，与天空上飘过的风筝一起，装扮春光！

● 李人庆



作者 邵世轩

江城子·谒三苏坟

晓阳

千年三家隐梵冈，品凄凉，守沧桑。古柏残碑，新草映花黄。料是中原人厚道，藏骸骨，寄诗裳。

墓前凭吊洗肝肠，酌壶觞，祭心香。赤壁横舟，豪气正昂扬。莫向眉山兴慨叹，携盛世，共风光。

作者简介：

晓阳：本名杨诚勇，河南电视台原副台长、副总编辑，高级编辑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，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，现为河南省广电协会副会长、河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。

抗疫居家七题

严寄奇

一 岁除年味正消磨，突疫南天起雾波。封令九州齐响应，万民一夜锁城阿。

二 索居余月闲庭楼，自有诗书来解忧。养静亦为家国事，探春暂且倚窗头。

三 春间锁院叹重楼，心绪只因江夏忧。国难谁将当大任，竟然巾帼志来酬。

四 久居庭院一隅间，书味茶香趣趣闲。窗外莫愁枝未绿，春风正度万重关。

五 日照行稀井市空，夜闹灯火万家红。谁人不晓春光好，只待云开一习风。

六 久蜇庭楼已适闲，览书健体律如餐。春来岁月无纷扰，满院花君认得完。

七 宅居只恐负光阴，书卷相宜气自沉。如若三餐能入胜，便无烦绪上眉心。

5.携书而归

状元出身的胡旦(山东滨州人)恃才傲物，长期担任宋太宗的秘书(知制诰)。宋真宗时代，胡旦官至中组部副部长(吏部侍郎)，后因眼疾在湖北襄阳病休。离京日久，胡旦上疏，请求见皇上，宋真宗许之。宰相王曾(山东潍坊人)得知老革命胡旦抵京，对几位副宰相说：“此老利吻，若获对，必妄议时政(胡老先生嘴不把门，与皇上交谈，必然诋毁现行政策)。”王曾私下拜见宋真宗说：“胡旦失明退休已久，您接见他时，他难免举止失措，被侍卫们笑话。建议让国务院领导先见他一面。”宋真宗准准。胡旦得知皇上拒见，只好同意与宰相见面。在国务院会客厅，王曾与诸位宰相都向胡旦执弟子礼，胡旦象征性地回了礼。王宰相问：“胡先生眼睛好点没？”胡旦冷言道：“没啥呢。今天只来了两三位国务院领导应付我，世情凉薄啊。”王

宰相问：“胡先生所来何事？”既然见不着皇上，胡旦不想耽误时间，称襄阳无书，请求提供一批书籍供阅读。王宰相当即答应道：“没问题。”胡旦失望地携书而归。

6.地上为人

皇上当然喜欢听奉承话。有一天，明世宗朱厚熜穿着新做的御袍出席朝会，御袍偏长，不大合身，皇上不停地“俯而视之”，很不高兴。宰相杨一清(江苏镇江人)高声对皇上说：“此谓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(意为不费工夫即治理天下)。”皇上龙颜大悦。明世宗晚年患病，在西苑皇官召太医徐伟诊脉，皇上坐在病榻上，长袍曳地，徐伟避而不前。皇上问其故，徐伟答曰：“皇上龙袍在地上，臣不敢进。”皇上赶紧整理一下服装，引衣出跪。听诊完毕，明世宗诏示诸阁臣曰：“徐伟顷呼地上，具见忠爱。地上人也，地下鬼也(徐医生用词真讲究，地上和地下，

8.皇上做媒

皇上若喜欢这个人，坏事也能当成好事。柳开(公元948年-1001年)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身为文人，却性格刚犟。柳开做湖州(今江苏镇江)知府时，去拜访吴越王钱俶(浙江杭州人)的一位近亲。在钱某的书房参观时，见墙上挂着一幅女士画像甚美，遂问是谁？钱某对曰：“是我妹妹。”柳开大喜说：“我丧偶已久，欲娶为继室。”钱某忙说：“待我回去请示一下父母再定婚事。”柳开正色道：“以我的才学，不辱钱氏。”十天不到，遂娶钱小姐为妻。钱家本是贵族，当然咽不下这口气，把状告到了宋真宗处，诉柳开强抢民女。皇上一听笑道：“尔识柳开否？真豪杰之士也。卿家可谓得嘉婿矣，吾为卿媒可乎(嫁给柳开还告啥状啊。柳开是豪杰之士，这媒人我来做好不?)”钱家不敢再言，拜谢而退。(老白)



史海泛舟

